



唐天彬

时光的脚步在阴晴参半的日子里走进了七月。天光忽明忽暗,云影聚散无常,却丝毫不曾减损这个季节的分量。这个夏天是丰盈的——虽然晨光偶有缺席,但绿意盎然的景象不会缺席,凉爽的清风不会缺席。无论阳光灿烂,还是阴雨绵绵,独属于夏季的这份温柔始终如一,让每一个晨起暮落都成为寻常日子里的小美好。

家乡开江,目之所及,皆是治愈风光。

一望无边的荷田,接天莲叶无穷碧。那座明代古塔静静伫立于荷塘之畔,守望着万亩荷塘——这是金山景区的核心景观,川东人的乡愁多半留在了这里。夏日午后,荷花摇曳,或粉白,或浅绯,在碧色连绵的叶盘中如盏盏小灯。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迎面而来,那气息不浓烈、不张扬,却足以让一整个燥热的午后安静下来。若是清晨来访,荷塘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荷叶田田,托着露珠,古塔的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画。

十里平川的宝塔坝,除了荷田便是稻田。城在田中融,田在城中依。紫色的马鞭草正值花期,一蓬蓬、一簇簇,顺着田埂蔓延开去,像是大地披上了一件温柔的紫纱。风吹紫浪,浪漫满园,那种紫不是浓烈的紫,而是一种带着光晕的、柔软的浅紫,像梦的颜色。漫步其间,或散步、或骑行、或只是静静站着什么都不做,找回久违的乡愁——那种被钢筋水泥渐渐稀释、却始终在心里留着一席之地的乡愁。东风染尽千顷绿,连片的稻田纵横铺陈,青苗随风漾浪,像一片绿色的海。清风漫溢着稻花的香气,那香气淡到几乎要屏息才能捕捉,却让人觉得踏实——这是土地的气息,是故乡的气息,是开江人日子本该有的气息。

除了荷田、稻田的葱绿,宝石湖的绿又是另一层次的绿。湖揽青山,霞染清波。碧水环山,绵延悠长,像一条翠色的绸带绕过村庄的腰间。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漫染湖面,金色的光在水中碎成无数闪烁的鳞片,一层一层,铺向远方。静赏落日湖景,尽享悠然湖光山色。那一刻,时间仿佛慢了下来,慢到可以听见水面细微的呼吸,慢到可以数清山影在水中的每一次颤动。

举目四望,绿树环绕。初夏时的青绿、嫩绿,已然被渐入深夏的翠绿、墨绿取代,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每一种绿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节奏:河岸边是浅淡的草绿,带着新生的稚气;林深处是沉郁的墨绿,浓得化不开;而山岭上,一层深一层浅,像大自然用最从容的笔触,一笔一笔,把夏天画进山色里。每一棵树都在自己的节奏中慢慢生长,每一片树叶慢慢舒展,每一朵花慢慢绽放——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繁荣不张扬、不喧嚣,只是安静地、坚定地生长着,像极了开江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不急不躁,沉稳扎实。

深夏较之浅夏更为丰满。桃子、李子渐次成熟,一颗颗饱满的果实在枝头挤挤挨挨,仿佛在争抢夏日最后的光与热。农家的院子里,瓜果的香气与蚊香的烟气混在一起,是属于这个季节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气息。

笑容最甜美的,当属那渐渐熟透的夏果脆李。今年的长势喜人,一颗颗饱满地压弯了树枝,在绿色叶子的环抱中翠得发光发亮,有的已经泛出淡淡的金黄,那是成熟即将到来的信号。每次走过那几棵李子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留下来,深情款款地注视它们许久许久——那注视里,有期待,有欢喜,也有舍不得夏天太快过去的贪心。

林清玄先生说,我们身边的世界,是一株株的草,一朵朵的花,一声声的鸟鸣,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汇集成不凡的生命。尘世喧嚣,人情繁杂,唯有草木最是安静——平凡却有趣。读到这句话时,我心里像是被什么轻轻触碰了一下。诚然,这个世界有太多声音在催促、在喧嚣,而草木不言,却用生长回答了一切。它们不解释、不辩驳,只是安静地绿着,安静地开着,安静地结果,安静地凋零,然后在下一个轮回里重新开始。

夏已深,花已繁。丰盈的深夏里,就是开江人的轻柔。

让大海的波涛归还于心(组诗)

□蒋楠

攥住一根轴承
作为推动世界的另一个部件

它以加速度旋转触动我体内的暗礁
只想在此小憩
背对物欲与浮躁浸泡的尘世

择一座港口,卸下半生劳顿
让大海的波涛归还于心

◎怀望河流

沿故土的制高点往外看
山困守在山中
唯有河流在为大山寻找出路

我曾坐在黄葛树的气根上
看崖壁撕开70多米的长卷
绘制河流的走向图
择水路远行,感觉我一个猛子
就扎入河道的咽喉,就像离群的鱼
把满腹密语刺进河流

危崖下丛生的水源,还得靠深壑
连通丘岳与丘岳之间飞溅的水分子
确定河流的重量并维持世界的动态平衡
我也时常在低洼处,咬合
西岸与南岸的人生况味

而这条在我奇经八脉中循环的河流
甘愿为一个乳白色的空酒瓶
合拢四溢的激情或缄默
却不愿为我酝酿已久那首长诗
拼装三江流域的所有物象
唯有河底暗暗潜行的沙粒
细数沿途的片片落红,滴滴乡愁

我穿山涉水,寻找一捧溪水的踪迹
就像借助伶仃洋的一盏航灯找寻故乡
站在人生的下游回望,离乡河有千百条
而还乡路只有一条
无论记忆的山水流经哪个角度的岸滨
都有水光从正前方瀑布般涌来
并且高过城市,高过人类的头顶

城市无限扩张,向河流索要春光、鸟鸣
和被起伏的蛮野压缩而成的液态平面
倘若不是河面下那一道道尖锐的擦痕
人们不会懂得河流在城墙根的哽咽

我在东江之滨,看见人们从河道中
取出砖屑、钢筋碎末
和污垢般的时间投影
好似手术大夫从人体的孔窍中
摘除结石或其他腐质与坚硬之物
被深度清理的河魂,像装上新模组
接受远端的指令。当众鸟展翼
河水又在远征的途中,用目光
感化隔生的水草与涉禽
纵身跃入后现代的汪洋

远处,我的爱人临水而立
长发飞舞。她赤足涉向一片水域
又转向另一片水域,仿佛用河流
为狭长的深谷与深海连线
用精心培育的一些词语
回应远山遥遥的水声

◎晁家博物馆

渔船开进博物馆,船桨划动古潮
只感觉一丝波纹遗留在眼底
仿佛我就是那个从棚子里
探出头来的男子
把河涌系在双肩上,拖家带口
按照太阳的东升西落辨识方向
寻找水草丰饶之地

波浪推搡船只,向不曾预设的位置颠沛
我撒开渔网,
一网网捕捞水生食物和溺水的太阳
妻儿举起渔笼,
一笼笼装下空间和时间里的风浪
父母砌起土灶白灼鱼虾,
像一截江湖在锅中沸腾
在被饥寒激活的航程中,我们以水性
淬炼人性,并把从渔笼中滤出的点点
星火,作为对陌生水域的标记

从祖上继承来的帆船,横渡百年
被一波洪峰拆解。父亲拽着破帆
消失在狂澜中,被他奋力救起的母亲
坐在礁石上,眼里的江湖已冷却

我们换乘另一艘无帆的船
举家向未知的水域进发。
船体保持古船的尺度
但它的稳定性、耐波性和适航性
载我们骇然穿过险滩、急流以及
由寡淡到咸湿的生活。一阕咸水歌
匹配水上家园的深幽和宽阔

当河流的子嗣随陆地引力陆续上岸
我还流连在黄昏中的深水区
直至博物馆的光线从不同角度投射到
那艘停泊在沙画中的渔船上
每次与参观者的眼光交会
我都会释放或修正某种生命伦理
而被灯光忽略的部分,裹挟活着的代价

◎沙田港

从荷田到沙田,我从行囊里翻出一朵
莲蓬,咀嚼一段水与土的旅程

假设我翻耕沙田
播下三千克种子的转义或引义
它能否回赠一个秋日?一垄一垄翻晒

我心中盛满那些水质的诗篇和指南
仅一个闪念,隔岸的谷物已把影子

留在归家路上。河流绕道而来
我蹲守入海口
等待西江姑娘献祭的一树枫叶

折叠满江风潮。纵横岁月的流水
流经我的双颊,逗留在皱纹上的水珠

犹如冥想曲中的音符。
离岸的渡轮向远处鸣笛
一头狮子扬起四蹄,一群狮子跃出水面

生动地弹奏阳光和波浪。
层层波浪堆起的海湾